

皇

明

史

概

皇明司國臣傳卷之二

臣朱國禎輯

誠意伯劉公

公名基字伯溫處州青田人曾祖濠爲宋翰林掌書每  
陰雨積雪登高丘望其聚突無烟者賦之宋亡林融爲  
宋舉義元使簿錄融株連盡其里濠盛治牛酒延使者  
其家醉之壯篋私記濠率二百人而自火其室使者欲  
携簿走尋之不得濠佯驚第以所記二百人上曰此燼  
餘也衆並得免祖廷槐父煇有智許通經術爲遂昌教  
諭公少穎脫讀書七行俱下年十四通春秋福及五經

工文章凡天官陰符家言無不精析其與講性理于鄭  
復初先生聞濂洛心法元末舉進士揭曼碩深愛重之  
曰子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在燕市得天  
文書一冊閱之翌日即背誦如流其人驚以歸之次日  
書在腹中矣授高安丞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  
一見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質宏深當爲一代偉人盡出  
秘書相授在官以廉節著推抑豪貴人多怨之嘗反新  
昌故獄檢官以罪去濂謀中傷行中書省移基人幕府  
避之與其長抗議不合投劾去尋補浙江儒學副提舉  
充考試官上言御史失職數事受臺評歸乃與魯道元

宇文公諒日縱酒游西湖一日有異雲起西北二人以爲慶雲將賦詩公大言曰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其下我當輔之衆駭散獨門人沈與原京一日共飲沉醉乃別西蜀趙天澤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天下方有事幸自愛勿落小盜手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辟公元帥府都事築慶元諸城逼之將左丞帖里貽木兒議招撫公恃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左丞稱善進公行省都事聞之朝而谷珍使人浮海至京賄用事者許谷珍官聽其降坐公擅持威福奪職羈館紹興并罷左丞公夷然曰數也一曰憤甚欲自殺門人抱持得止放浪紹

興諸山水游必有記多爲詩歌自適而谷珍遂不可制  
山盜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辟治兵且撫且討寇悉平而  
是時石抹亶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  
聲甚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經畧使李鳳  
谷右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卽棄  
官歸集鄉黨自保衆避谷珍者多依以居著柳離于十  
八篇其醜物託類皆悲生民之塗炭歎國法之弁髦庶  
幾藏器以遇真主其辭甚多其意一也郁者文也離者  
明也九難篇倣七發七啟爲之而其末歸于講堯禹之  
道論湯武之事憲伊呂師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

賄之改明法度肄禮樂待王者之興客或說以勾踐事  
業笑曰生平惡谷珍士誠輩所爲今乃效尤可乎天合  
行有屬于姑待之時 高皇已下金華定括蒼公置酒  
延客指乾象示曰此豈人力也耶會 上使孫炎來聘  
付其衆弟陞曰善保境勿爲方氏窺遂與宋濂章溢樂  
琛間道走金陵既見 上陳時務十八事盛言明公因  
天下之亂崩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馮藉名號甚光  
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陳友諒居西張士  
誠居東友諒包饒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  
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窺伏陰欲背元陽

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諒劫君而脅其下下皆  
垂怨性剝骨輕死不難以其困嘗人之鋒然寔數戰民  
疲位卑則不驩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櫻獸先猛  
擒賊先強今日之計若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  
之形成矣上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傾國入寇  
順太平將犯龍江上欲禦之而衆懼擾甚有請決一  
戰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據者至有勸納款者公獨張  
目視不言上召入問之公曰請賜臣劄先斬議降及  
奔者臣乃言上曰事急矣言而後賜基曰友諒恃太  
平之勝盛氣東下我師縮肘勢已不敵然明公初有建

康園國之始勝則王敗則虜奈何使諸將人人持所見夫驕易敗也創易憊也敗驕在彼創憊在我臣聞天道後舉者勝王師得人爲本明公若傾府庫以興士怒開至誠以固人心興王大業在此一舉且臣聞者望氣敵衰我旺決可取也 上曰善于是賜基劔令諸將盡拜基爲軍師有不服者斬之諸將竦然誘與戰盡覆其衆時 上雖定江東稱吳因公猶素小明王座于中書省公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不拜陳天命所在乃得止議代陳友諒力贊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往必克此天意也遂進攻安慶拔其水寨請乘風直擣江州從之

友諒倉卒戰敗遁去馮勝攻南康 上使公授方畧書  
片紙付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  
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旻而黑雲漸薄即與  
青雲接者賊歸也啣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勝啟讀之  
初亦莫信已而其如所言始以爲神遂破賊取其城洪  
都守將胡廷瑞使其子約降要質請無分軍 上有難  
色公從後猜所坐胡床 上悟許之洪都遂爲我守友  
諒不敢越江直下矣前是公以母喪告歸 上固留不  
得行至是復伸前請特許而以禮官館伴賻祭驗等歸  
至蒲留軍叛殺將獨人洵洵其將夏敷曼之迎公入

家卽帖伏爲務濟諸屬已俾固守已保平章兵至悉誅  
諸叛將方治葬谷珍早辭以幣來唁公白之 上使受  
而答之因薦書宣 上威德方氏遂入貢獻 上于軍  
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來叩署名稱老先生公事事條  
答皆縣中機宜俄驛召還道建德張士誠來寇李文忠  
時爲帥奮欲出戰止之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擊可盡  
擒也三日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壁壘旗幟如故且  
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趨之至其所則空壁留者皆老  
弱追虜之東陽悉獲其衆還京會友諒復攻洪都 上  
率師逆擊遇彭蠡湖方大戰公疾呼揮手曰難星過

上遠易舟返顧箭舟已中礙碎矣相持未決請移軍湖  
口以金木相犯日剋勝陳氏遂平乙巳置太史監秩正  
三品公領之上戊申大統曆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  
一大將已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上方欲刑人  
公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應之公曰頭  
上血衆也傅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  
囚待之果杭州及海寧降上悅悉付公縱歸焚賊守  
心羣下皆備備以上且有誅修密言宜下書罪已以  
回天意明日上見羣臣自引咎衆乃安大旱上特  
命公訟滯獄甫決而雨隨注時公最爲上信嚮言無

不聽中書叅政張杲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頌  
功德請及時娛樂明得意 上出示公公質責曰足欲  
爲趙高也杲色動愼忿乃使其腹心奔翼巖伺公陰事  
未發杲先坐事誅司天告災翼巖遂飛章論公專擅顧  
所行皆取 密旨或有請報可者 上怒詰問知出張  
杲磔丁市 上卽大位推御史中丞仍領太史令諸大  
典制封賞冊拜皆公與左丞相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  
時處州七縣糧稅比宋制當加五升 上獨令青田止  
五合爲額曰令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或言有殺  
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掃除弊俗一二年後

寬政可復時李丞相責盛公獨與抗李不能平而適以  
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勣舊且能解

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公頓首曰

計大體安得及私

上乃解累欲加封謝曰 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因辭

上每稱曰伯溫吾子房也嘗

因卜相問揚憲何如公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  
器夫宰相者任理爲衡而不以已與乃稱憲自用且不  
學未見其可問汪廣洋曰此福淺殆甚于憲問胡惟庸  
曰此債較破犂犢也 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  
生公曰爲巨室者棟必大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爲室

憂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耐繁劇恐辜 陛  
下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輒惟庸以不遜皆坐罪一  
如所言 上巡汴梁公與李丞相居守請于 上謂宋  
元以寬縱失國且今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  
可施許之遂督營官省糾舉奸惡小者捕治大者啟  
皇太子施行中書省都事李彬貪縱事發丞相以彬省  
僚且素贖請于公求緩不聽獄具馳奏報可即斬之丞  
相大恨俟 上歸訴公盛夏方祈雨修人壇壇之下非  
所以奉承天意 上持其章不下而會公以妻喪告歸  
得免尋手書召還曰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蒼

懷先聖道天下初亂開朕親將金華旋師建業卽別里  
間捐丘壟應聘而起相從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  
道動則仰觀天象發縱指示無往不克曩者攻皖城拔  
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定處城內變爾多輔焉彭  
蘇魯戰砲聲激裂若雷臨首軍士大呼鬼神號怒自旦  
至暮如是凡四爾時在舟同我患難今秋告歸久而未  
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爾當疾來同盟勲冊言非儒  
造實出朕誠爾遂命駕良慰朕心旣至賚賜甚厚是時  
上方幸鳳陽建爲中都銳出塞滅王保保公謂中都曼  
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七月進兼弘文館學士

二年大封功臣先已贈祖父皆永嘉郡公至是封公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賚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四年正月告歸八月手書問曰近西蜀悉平稱名者盡俘我之疆宇不少前王胡元以寬失天下朕今收平非猛不可然小人但喜寬恣謗罵國家扇惑非非莫能治卽今天象疊見天鳴已八載日中黑子又見三年今秋天鳴震動日中黑子或二或三或一日更有之更不知災禍自何年月日至卿深知曆數休咎討論封來卿年高靜處萬山中必有真樂使者往回勿費以物茶餅發回公悉條對而焚其草大要謂霜雪之後必有陽

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大云 上是之宣付史館  
遣其子璉上平蜀及甘露頌 上優詔以答時胡惟庸  
以右丞相攝左事俾公每思中傷公亦自料兩人不並  
立深藏以待凡天象及時務所宜必馳書以聞既括之  
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孽盜贖元末應  
方寇爲亂公奏以其地立巡檢司控扼之奸民謂地屬  
温州乃民業非隙地遂合逃軍周廣三逆命處州有猾  
持郡邑事不以時聞公使璉上書奏之不先白中書省  
惟庸挾舊事益怒及宿猾逮至恭使訢公欲購談洋地  
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具上當坐

累上不同復請建其子璉又不同公懼馳入朝請罪  
留京師待命上明言有功不汝害也六年以文廟不  
陪祭受胙奉俸一月惟庸既益橫公私憂曰吾安敢希  
言驗即驗如國家何邑邑得疾惟庸陽爲修好八年正  
月朔挾醫來視疾飲藥覺有物積胸中如拳久之浸劇  
使使問之知不能起三月給驛舟護歸御製文賜之  
畧曰君子絕交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爾基括  
蒼之士少有英名謁朕陳情用征四方天下一統加以  
顯爵垂名後世勅賜歸老以盡天年何圖衆生致使不  
安固有八議奪祿存名卿趨朝不辨釋疑親君可謂不

潔其名者與惡言不出者與卿今年邁居京數載老病日侵朕甚念之可還鄉終天年稱朕優老之意四月念六日竟卒年六十五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爲一書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寬猛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要害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聯絡授其次子璟曰惟庸方在事上之何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公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事果勢勇壯不復返顧受上持知東西征討掃平中原一切皆叅密謀上或召入宮中或親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自

中山王而外人莫得聞 上天威嚴重羣臣進封每戰  
懼失措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禍福有所轉移與人  
交開心見誠遇所不可義形于色家居日飲酒奕棋未  
嘗自炫尚儉好讀書多行陰德所著自郁離子十卷外  
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七卷犁眉公集五卷皆竣  
潔嚴勁爲時宗工初胡惟庸致毒 上聞而未嘗嘗問  
汪廣洋對以不知 上怒貶逐十三年惟庸誅于是深  
思公言召見二子慰諭之璉旣蚤卒二十三年命子薦  
復故封誠意伯誥詞謂公父子俱沒于奸邪紊政之時  
其節不移故授前爵加歲祿共五百石世襲二十五年

卒于法幼而璟奏公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右長史北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璟獨不屈法亦停裝永樂二年法與璟子狷進 太祖書詔宣德三年授狷刑部照磨卒法子拒拒子墨墨子祿景泰三年命錄公後守臣言璉七世孫祿幼不堪授官璟四世孫文謙可詔用祿七年授世襲翰林五經博士天順二年勅祠公于青田成化十八年勅取公像祿子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給事中吳士偉言公子孫宜世爵憲子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詔曰劉基學爲帝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輿之誅不負所學占事考祥明有徵

驗運等盡計動中機宜波江策士無雙開國文臣第一  
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居從辟殺封留之  
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贈爾爲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八  
年刑部郎中李瑜言 皇上明聖斥姚廣孝 文廟侑  
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 高廟世其封爵如徐達 上  
是瑜言下廷議皆言 高皇收覽賢豪創造基業一時  
佐命功臣並執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每屬基  
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封發孔明之喻基亡之後孫應  
實嗣 太祖嘗召諭再三鐵券丹書誓言世祿應嗣爵  
未幾旋即隕世祿圭裳于末裔委礪帶于空言或謂後

胤孤貧弗克荷負或謂 長陵紹統遂至疎嫌雖一辱  
塗泥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王與滅  
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爲善何勸其宜侑享 太廟其九  
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 聖明裁定制曰可公  
人祀 太廟廡中列六王之下尋以爵序瑜嗣誠意伯  
食祿七百石與世券二十年瑜卒于世延嗣年少氣銳  
振武營之變擁諸大臣至小教場呼噪衆皆悸無人色  
不能出一語世延方僉府事與少司馬李遂所殿至叱  
之氣色甚壯世延反覆論以困威騎顏增罵曰汝等反  
反卽殺我大尊至盡殺汝等衆稍稍懼乃散而聽命由

是自負貌諸公卿喋喋上封事見格忿而恣橫革官事  
益縱其下侵奪民田有詔勒回原籍營不肯行曰我有  
鐵券捶死一人納一可免誰難我者論者蜂起備疆自  
如顧焯消家亦益貧不能支矣萬曆丙午下南京刑部  
獄死子孔昭嗣

朱史氏曰誠意神謀閱策隱見于亂世遇合于真主天  
意實然指畫張陳形勢與中都北寇若卜相諸事卽留  
侯諸葛何以過焉必坐之曰術術平天下其爲術也孰  
大下是夫爲元進士則忠于元爲元逐臣則養晦俟時  
佐成大聖人事業伊尹之去就千古迥合非常之人非

常之事拘儒安能測識漢高豪傑也恢廓多大度又數  
用兵而漢于色易與故留侯可以托赤松之遊總不失  
柔道本色哉 太祖豪傑而聖賢也經給密察運天下  
于掌上嚴束諸將相喜任事惡避事多疑難犯誠意聞  
謗挺身歸命僅得自完若一有所托要領卽分家族滅  
矣六爻皆剛終克有濟嗟乎周孔而後歷代佐命只此  
數人弇州旣以出處警誠意溫陵推而居留侯之前又  
言知天文不能知胡惟庸之毒死筆端頓挫各一見解  
自喜要非定論姑舍是使並稱絕世之奇可乎

璉字玉藻自幼有器局永嘉爲方氏所據鄉有無賴子將鳩變以應出不意一夕撲滅時年纔十八上聞召璉并其弟璟入見甚喜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謂基曰非卿焉有是子基既歸奉命入京無慮八九占對詳明甚稱上意爲胡惟庸所中幾坐法上赦之基卒

上急命御史李鐸取其觀象諸書璉卽日出書石室中隨入京上慰諭之除服授考功丞兼御史又二月拜江西叅政面許入中書同官韓士原貪而苛立本儉邪不知大體璉一以信直自處未三年卒年三十二

璟字仲璟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

偉貌豐髯議議英發父沒不仕阝賦葉丁香叛延安疾  
唐勝宗討之決策于璟破賊還薦璟才畧 上喜曰璟  
真伯溫兒矣召見謂曰朕欲汝日夕左右惟閤門使如  
儀禮司立百官上宣達爲藏處爾無逾此官者遂授之  
馬第馬衣帶諭以糾正時袁都御史奏牛車事件 旨  
當殿明發 上曰正當如此會谷王封宣府詢侍臣擇  
可爲輔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 門使劉璟忠勇果敢  
可任 上領之授谷府長史且曰王年少凡事執正兵  
械尤不可忽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輒勝 文皇  
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

可處璟不敢讓北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參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能用景隆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冰陷馬斃璟力破冰馳跡岸月雪走良鄉趾裂跛行三十里璟子穎自大同赴難趙良鄉至涿州遇璟翼上馬南奔知景隆決誤國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輿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 文皇既卽位凡仕建文者悉令趨朝不且重罰甚則坐以奸黨璟稱疾不起法官論璟逃叛逮至京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 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

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

趙公名天澤新都人棄官游江南最善劉伯溫贈以文  
曰蕭何拔韓信玄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  
八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乎方劉未遇授之以卜法者  
曾義山而漢奇預識者天澤衆難疑駭勿顧其吳江月  
下泛舟詩云餘霞欲遙岑微雨生近滿江行得良夜月  
出鳴榔檣茫茫天欲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下滅沙禽  
或翔舞此意與誰同三高渺千古

學上宋文憲公

公名濂字景濂號潛溪先金華人後遷浦江父文昭一名朝字文憲性樂易好禮法隱不仕年八十一卒子二長澗義烏教諭次卽景濂母陳氏六歲授李瀚蒙求一日而盡九歲能誦呼爲神童稍長里人張繼之抽架上雜書以爪逐行按而試之按畢輒誦受業于聞人夢吉得春秋三傳之旨兼通五經時吳涇穎先生萊方內儒宗金華胡翰出其門致書招曰舉子業不足測景濂曷來同學古文詞乎欣然從之未幾悉得其闕與吳旣辭去卽代謁席鄉先生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深禮重

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矣莆田陳公旅稱其文  
沉鬱簡嚴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先生玄則曰非才具  
衆美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遂以文名擅天下主于鄭  
氏者且二十年而是時胡俗滔天獨其鄉猶傳考亭東  
萊之學考亭一甫傳爲何王金許四先生稱朱學適派  
心慕效之間因許氏門人究其說而又念東萊之傳且  
降每與人言深慨歎思振其統蓋志在聖賢讀其書想  
見其人自任之重有不求人知而求天知者至正己丑  
薦爲國史編修固辭會世亂益稍閔入小龍門山著書

第十四篇白龍門子宸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

等書劄誠意稱其主聖經奴百氏遊賊滿老弊猶飮梁  
肉而兼茹茶飲茗彌成其大庚子

三入見問世亂

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 上甚悅語必稱先生除

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春秋左氏傳公曰  
春秋孔子褒善貶惡之書遵而行之賞罰適中天下可

定歸省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 上論黃石公三

畧且口釋之公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 陛下留意 上曰知之但三畧乃用兵攻取時務

所先耳又明年以疾還家賜金帛 太子贈有加上箋

謝恩書奉 太子勸以孝友恭敬進修德業 上覽書

喜召語 太子書意今日誦一過且賜書褒答父憂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甘露屢降召賜坐 上執金杓煇湯于殿以露投之手卮注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問災祥之故對曰受命不于其天于其人休符不于其祥于其仁 上佳文正得罪嫉言請全親親之誼從之 上嘗言古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朕孜孜政理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才天下有不治乎遂失朝叅左官三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坐議孔

廣雅補遺論安遠知縣未幾召爲禮部主事陞太子  
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宜讀何書公請讀真德秀大學  
衍義 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 上坐  
西廡大臣侍坐指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令講講畢  
復言曰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  
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  
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頓首曰 皇上慎終如始  
上下率蒸陛下講學士兼資善大夫令集歷代奸臣事  
爲游奸錄分賜 太子諸王侍 上親獲 上問三代  
以上所讀何書對以載籍未立不專誦讀而尚躬行又

命序 祖訓纂 大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凡一百卷序  
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南服統一華夷功高萬古  
一也避亂民間初無異念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  
得因之正二也百戰百勝未嘗摧師治政詰戎文武將  
吏仰成笑而已獨稟全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  
行郊祀存于心目有赫鑒臨惠解小民恐一不獲唯墨  
吏黜庶是刑是威敬天勅民四也后妃宮中不預一髮  
政外戚不敢循理閭寺給掃除而已家法之嚴五也大  
帥保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歸士單身還第兵政  
有統六也公復與詹同樂韶鳳言日曆成天府人不易

見更做唐太宗貞觀政要輯成四十類爲皇明寶訓上之與其事者吳伯宗朱右其他禮樂律曆之制勲臣名卿焯德推功之文上並使公編摩潤色既侍上又有問陳說直諫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參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文墨議論待罪禁林臣之榮極矣一旦受職任事不效將負陛下頓首力辭上愈厚之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對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時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性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甄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

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上嘗謂之飲醉歡笑賦楚  
詞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若臣同樂  
也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曰朕  
起布衣爲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  
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爲序班仲子璉中書  
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令 太子選賜良馬又爲良馬  
歌賜之許致仕贈父爲尚書祖德政太常少卿妣皆淑  
人諡詞 上嘗親撰復留之時有上萬言疏者 上怒  
其迂行將加罪問羣臣有阿意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  
詆謗罪當誅召公問對曰彼應詔而來本效忠無他也

上復覽疏顧有足采者召馬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學士幾不誤罪言者 上嘗廷譽  
公曰古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爲君子若濂事朕十九  
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  
人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十年歸賜緡綺御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賞金石故  
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  
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 上曰大江濂  
空循河行伴慎侍至家公遣慎表謝曰生世而逢真主  
仕宦而歸故鄉二者臣兼焉 上召問慎而翁去此而

誰從撫兒孫乎聞生財也涉田園乎慎叩對 陛下所  
問臣大父事皆有之 上曰雖然尚有他慎叩頭無他  
第時時聽訪國政倘知一二雖在鄉尚冀實封補 陛  
下萬一 上悅賜公歸休之詩是年九月入朝 上延  
問公履矣及至大喜賜物褒論禮部致酒米穀果日進  
見從遊覽便殿侍食至暮始退 上歎曰純臣哉爾濂  
方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愛日本使奉勅求文獻百金  
却之 上問故對曰天朝近臣受小夷金非所崇國體  
上然之歲盡辭還既行數日 上語璣曰朕嘗嘗昔之夜

夢謂以朕決如漢書楚曰非臣陛下臣臣切至有

以形諸夢寐。明年再至。賜賚慰勞。彌厚。公嘗曰。古人爲學。仗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汲引後學。如恐不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夜然燈于几。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性疎曠。賓客不至。累日不整冠幘。悠然自樂。十三年冬。孫慎坐法論死。公罪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卒。

年七十三夫人賈氏名專先一年卒門人方正學曰當  
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  
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  
公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夷裔貢賚  
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  
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海外諸國朝貢接國門至必  
問太史公安否其爲人取重如此公墓初在夔永樂十  
一年孫恪以蜀獻王命遷墓華陽置祀田弘治五年四  
川巡撫邢表奏公啟沃之益既多著作之功尤備一代

元勳死非其所權厝蓮花池山下雖經改葬未荷殊恩  
乞加贈謚下所司九年巡撫賈俊又以爲言部覆謂公  
一代儒宗人心景仰久矣今不敢別議贈謚請依學士  
承旨職事令有司于墓所春秋致祭正德八年劉誠意  
九世孫瑜請其祖謚祠額誠意得贈太師謚文成因并  
賜公謚日文憲宋納曰文恪公二子長瓚先卒瓚子三  
人慎愷恂皆無後次璉工書稱爲國朝義獻子三人惲  
惲恪恪居華陽惲字子夷奉母諱居思紹父學勤苦特  
甚蜀獻王側之時贈粟帛由是得專其學 建文皇帝  
念公爲 皇考舊學之臣召惲還以爲翰林侍書惲書

與劉彥銘朱思平皆名建文間而濂門人有聲者同郡樓璉浦江鄭楷云

朱史氏曰先生篤行真修學有本原文歸爾雅遵際

聖神大弘制作守先王之道而見之行無道學之名而有其實收宋儒未竟之功開我明大成之運決當從祀孔廟而先生既不自名世亦無有名之者乃後來追崇太約以著述講授爲主推曰先儒謂足接有宋諸君子之後而于先生未聞談及太祖固常評之矣跡其品曰賢益在聖之下君子之上此千古斷案不可易而汶汶至今良可歎息至日本之文原是奉勅李卓

吾自暮也自勉老德律澤成人品尋一旋所謂特精  
有餘精悍不足 太祖勞其身以憂天下切齒于人之  
不仕者 御製班班可考先生二十餘年魚水之交物  
躬盡瘁死而後已自其職分中引疾責拂 聖心若  
有意避遠并子孫亦杜仕籍恐天威一震全族皆沉欲  
徙死于夔其可得哉俗儒之哀吾不欲聞之矣

御史中丞章公

公名溢字三益處州龍泉人其先閩之浦城人始生音如鐘父遇孫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諸兄應跡頗為儕類侵苦公忿然曰彼謂我弱耳我不自勵豈為男子乃往受事家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剛叔游剛叔名講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咨訪叩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語悅之不花改官陝西要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壬辰斬黃妖寇起犯境與從子存仁避亂存仁為寇所執奮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

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勿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  
購求及得大喜邀上坐問計正色拒曰若等皆有父母  
妻子願爲此族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背曰不  
降且死厲聲色不爲屈賊愈怒愈大叱曰死即死何恐  
爲賊縮不敢加害夜給守者得歸集里民爲兵不旬日  
擊邠之府判官以兵來欲盡誅誅誤者走說石抹將軍  
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皆爲良  
民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失民望且以資賊非計也將  
軍稱善即檄判官毋搜殺因留議軍事盡平屬縣上功  
授龍泉生薄薛海冠起石抹將軍守台城定海民亦爲

雙應之團台甚急將軍召公爲援方退居得傲卽起曰  
吾邦賴將軍以生今有急正報德之秋也集趨勇數百  
人趨城下來擊賊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積穀  
不糶言于將軍行縣賑之抵豪罪發其粟克用龍泉亦  
歲儉大家閔粟高其直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  
勸分之政民受惠爲多青田潘惟賢爲盜而龍泉監縣  
竇忽丁貪虐民因導潘攻縣治竇忽丁棄印走公同王  
剛叔召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竇忽丁懼棄職  
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軍往處城未發先  
害剛叔公憤甚誓必復仇言于府帥檄兵擊襲之乃遁

去平時處之七縣皆盜起行省移石抹將軍分治處州  
公謂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平將成大患將軍曰惟君  
處之乃遣千戶曹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以  
功授松陽尹辭討麗水賊大敗之賊爲內外二砦公麾  
兵踰外砦立壁賊突至奇兵橫擊賊奔北圍內砦急攻  
破之賊首就縛外砦亦降凡三授官太息曰吾所將皆  
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甚衆而吾獨成功名吾不  
悉焉也力辭不受屢戰皆捷賊勢威其黨張貴李興甫  
等皆降又斬土素尉天覺散其衆時天下日入于亂公

結廬匡山自號曰匡山居士

山在龍泉西南百餘里最  
爲峻險或曰山形似匡或

日似匡廬。後名山多古松。西南有深淵。中滌坎龍窟。屬  
氣行出。又西北山上入霄漢。遙近數百里。可俯視。雲屬  
其子曰。其將至矣。汝曹善保州里。己亥冬。王師克復州  
公避入園中。高皇東帛來。召與青田。創基履水。業琛  
金華。宋濂同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  
先生然。四海紛乚。何時定乎。對曰。天地無常。惟德是轉。  
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上悅曰。卿等其留輔。予擇食  
苔田。司事。進行。江淮田荒蕪。及耕墾者。皆免之。差稅有  
等。嘗有疾在告。上遣左司為事。張安碩來視。小愈。入  
謁。上望見。喜甚。後念及。即問左右。章某康彊否。安碩  
言。其念母。邑己未全愈。即日命歸。省賜金緡。留季子存。

厚京師浙東始設按察司卽擢公僉事尋命還處州代  
總制胡深入朝而為存厚娶胡女且命入侍 皇太子  
胡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餽餉無缺師旋卽以總  
制事付胡還所却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按察司遷公往  
入見 上慰勞曰紀綱之事今已屬卿荆襄多廢地建  
議分兵屯田 上曰所言甚善今則未暇鎮撫同七帖  
勢作威輕重人罪廉得狀坐以法河南按察使宋思顏  
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坐法辭連公 上遣劉  
基諭曰予素知章 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以兵入閩

九城中空虛召所部義兵列柵為屯捍之賊乃遁去長  
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命提兵為遊擊公謂父  
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許曰吾方藉爾父子鎮靜疆  
場顧效他人嫌疑耶浦城軍食不繼上命右丞李文  
忠與公計之李欲運糧虞州公以舟車不便而軍中所  
掠糧甚多請拘人官均給償以直食乃是稅官金甲為  
奸利訊上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或疑其詐  
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各故圖為自全計非詐

也事聞詔許以元官守本部命下德柔已為友定所破  
來奔厚存恤之禽斬周遂卿通乎陽瑞安之路廬州僉  
水軍隸軍府役煩而事擾奏設千戶專統之又奏免山  
田之稅海賊入寇千戶任惟賢退縮斬之自拒戰破禽  
畧盡朱亮祖取温州軍中掠人子女悉搜出還其家海  
隅既寧請朝京師報曰吾知鄉在遠良苦俟乎吳有使  
命及浙西諸郡皆下 上召公且令分兵征閩而存道  
守廬州八見嘉獎甚至 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  
子宣少一方盜寇尽乎其功誠不在諸將後明日 召  
問征閩諸將何如時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

公曰二將進討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  
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卽日召文忠出師  
處州糧額以軍興加徵十倍言之丞相入奏上曰吾  
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朱君達旣叛又請降奏戮  
之方作海舟徵巨材徵處州與諸郡均辦公曰此皆限  
以峻嶺縱有木何從而出力言于省臣止之上卽大  
位歷敘其功與劉青山并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  
善大夫時廷臣多佞上意尚嚴公務存大體不屑屑  
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  
養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視搏擊爲能哉上

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入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  
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爲  
霽威雨亦遂止上禮重公嘗語公及劉基二先生年  
向老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脩攝不宜蚤起朝也先是

上既從公議令文忠入閩存道部郵兵萬五千以從旣  
事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  
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  
不憚公懇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  
藉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

果迂濶哉先生其爲朕一行比至母憂求守制不允遣  
存厚還家治喪身理戎事兵旣集命存道部領浮海北  
行冊申前請 上覽惻然許之存道至崑山走京師聽  
道止 上諭曰汝父事朕宣勞爲多汝又北上勉立事  
功以無忝爾父因授處州衛指揮同知戍上黨尋移平  
陽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宅親負土石感  
疾益深臨終親友來候曰當收歛此心無有執滯公曰  
吾久已知之遂卒洪武二年五月也年五十六 上甚  
憫悼親爲文祭之公孝友父未塋而盜焚閭里額天稽  
顙奔哭至輦所而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別居己又旣

創第能淵請二丸同居奉母定先世祭享之禮益用以  
供祀創義塾立義阡諸可以登善扶義者無不爲也器  
局夷曠撫世酬物誠確宏偉外若和緩至臨大事爭是  
非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嘗言曰占之學主躬行故章  
句之旨一不以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恒切切焉  
宋學士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章公其相信如此  
存道從公集兵保鄉里己亥率所部歸總制官孫炎合  
兵守上游陳友定入寇擊却之自是屢有武功授處州  
翼副元帥胡深戰歿代領其衆洪武元年漕運至京  
上嘉其才畧從右副將軍馮宗吳北征以功授處州衛

推擇同知三年從征秦隴取其元留守明昇將吳友仁  
來侵擊敗之改平陽衛五年從湯將軍出塞至斷頭山  
戰不利死之

季公

季公名汶字彥父龍泉人元季江南諸郡俱陷獨處州  
士夫倡義兵堅守得完歸于天朝最著者葉琛劉基  
章溢汶其一也三人入朝爲顯官汶早致仕然鄉里人  
稱之以儆三人不替云先是率壯士從石抹空孫有功  
授義兵萬戶陳尹龍泉不就天兵旣下處授安南翼  
總管孫交見殺勸所部駐白巖出不意同諸將攻城破

誅之復其城陞冀同知從元帥胡深破青田賊葉賢三  
出私財贖軍中擄掠還其家 高皇卽位召入見以老  
乞骸骨賜宴及襲衣遣歸十年卒年六十少讀書多智  
畧事親孝喪服依古禮濟貧乏不倦宋學士尤重之

參政陶公

公名安字主敬當塗人外樸而內穎敏有大志博涉經史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遂湛心濂洛之學尤達于易爲文純雅疏擢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元末四方兵起郡當其衝屢以策于守將不見聽乙未上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城迎見上狀貌喜謂父老子第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安首言四海鼎沸柔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宰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人行平伐

天下不足乎也 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

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何

不克 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爲都事丙申從克金陵

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宋章葉 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

皆天下才也臣與之語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

之才不如溢琮敢爲得人賀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

上曰無陰于安命往視事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改

知饒州賜詩以行寬賦省徭招徠流亡民皆悅服乙巳

信州賊蕭明攻城與千戶朱炳拒守登城諭賊曰爾皆

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

日城破不敢相害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屠  
從賊者不許曰民爲賊脅非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  
民思之爲立祠吳元年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  
因史時開禮樂二局徵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  
爲議律官洪武元年 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  
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稱善且重其才賜門額曰國朝  
謀畧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御史有言公隱遇者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汝從何知對曰聞之道路  
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立黜御史  
代注廣洋江西叅政諭以首渡江見軍門敷陳機務深

合朕心茲上游都會擇卿撫定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贈姑孰郡公國初諸禮多經裁定大祀禮專乃公議禘祫禮定于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祝祭禮魏觀軍禮陶凱安有二子曰昱曰晟晟爲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克軍多死亡無所傳州司逼索安妻安繼妻陳裝白入見太祖問媼爲誰叩頭具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傳軍散亡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

勞 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朕渡江之初陶安首得見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家人所犯卽盡赦之使安妻還自老安前妻喻姓名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安移家金陵喻要母同行母不可諭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深池都會之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人服其先見

參政陶公

公名凱字中立臨海縣人。生時有大星墜簷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日成誦。遊重不妄言笑。孝弟忠信卓然自立。嘗夜歸限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卽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皆奇之。里人大疾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窶卽與封識。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凱朗誦離騷。經終清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凱以束修助治喪。如禮。祖母墓奪于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造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

義者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劉青田爲之敘相者  
袁廷玉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至元中以明  
經除永豐教諭不受主杭州施克弘家 太祖起兵訪  
凱延至置上坐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之策且曰羣  
雄地實兵強未易圖胡元政衰民怨是空地也直取之  
易耳 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戊申卽大位以書  
徵之凱矢心不仕 上求之切諭使人曰陶凱不應可  
取一族人首級來族人四遠求得凱見 上授編修與  
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 上稱善命教大本堂授  
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部尚書請建 奉

先殿于乾清宮左 上日焚香上食朔望薦新若節序  
生辰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四年試進士凱爲提調刻程  
文凱序其首五年句容縣民獻瑞瓜奏頌 上曰卿歸  
德于朕朕不敢當因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  
居注記言記事迄今臺省府各置銅匱編錄 聖旨及  
時政依會要編類爲書 上從之扈 駕獻詩又進方  
瘡 孝慈皇后有效、賜免死牌命與開濟作天下民  
籍易見圖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  
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游吳楚文多激慨甲更亂離去  
居深山中授經奏親文多隱約 明興應聘而起凡稽

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  
碑碣時時命公文遂盛傳出爲湖廣叅政致仕八年召  
爲國子祭酒自稱耐久道人 上聞怒曰何自賤也又  
上一夕夢龍繞公門疑之復以叅政致仕密謂弟中吉  
曰汝可俟明春二三月數將至矣宿緣在此昔避不能  
今奚得免會遣高麗悞用符驗坐與知罪死訊曰臣受  
知 陛下官三品壽七十疾復何憾雖有金牌免死亦  
不自表也 上尋悔之楚王求師不得憤入金水橋羣  
臣懈衣履下救者及法官不覆奏者皆死贈太子少保  
葬長潭山下

參政魏公

公名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有隱德觀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觸物感興陶寫性靈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數賞薦於朝辭勿就國初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

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監助教浙江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運使人爲起居注洪武初建大本堂命公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公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遠珠簾升講席花迎金輅肅

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聯輝上玉墀二年十月甲

戌宵露降乾清宮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思及于物順

于人則甘露降十一月冬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

吳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

一詩以述今日之樂公奏詩云深冬晴暖動逾旬內苑

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闥賓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

無地不陽春 上覽大喜三年轉太常卿七月命改定

太廟祀文廟孝子皇帝其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

爲於農明遊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

公爲國子祭酒朱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與博士孫  
吾與修撰王傑爲讀卷官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八人  
開科之始得人最盛伯宗卒爲名臣九月坐考祀孔子  
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未任卽召還爲  
禮部主事賜燕 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  
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年 上召至內庭諭曰  
朕新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公  
忠憤幹可爲朕一守頓首受命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  
樹良寬而且肅敬老恤民剛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  
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

王莽張羽開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諡年百有十歲  
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諡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堵時戎  
事倥偬自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風教勃興  
課爲天下最 上嘉之陞四川叅政蘇父老願留仍命  
公還郡七年公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

府浚河以壯士觀資民利御史張度

度字景儀廣州府增城人風儀偉特

以才學聞元末爲高要教授遭亂棄官洪武壬子計偕  
入京會罷科舉起賢能授御史時諸劾臣連姻帝室多  
然勢度每諫求外研名節而心險刻人多畏之請立張  
巡府於歸德州見許蘇引知府銀費以舊治爲士誠竊  
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或以爲言 上使度偵之  
度姓名爲曰者入吳縣學宮康其質誣劫坐極刑擢度

其與既滅之基而高啟爲上梁文俱獲罪 上悔之命  
所在致祭 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歸瘞于蒲圻燈窩  
山公高明端重學博詞贍與宋景濂蘇伯衡相上下其  
所履任率有成績事至不擇利害爲之所著蒲山放唱  
集人咸稱之

長史佳公

公名彥良初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爲衢  
之包山書院山長轉平江路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  
聘之俱不就洪武六年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  
舉以應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彥良奏對稱肯罷 太  
子正字 上嘗出 御製詩文示之卽 上前誦聲朗  
然左右驚愕或私戒之 上知謂曰儒者事君正當誠  
意自然無事矯揉也時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  
華堂多侍寵不自修飭命彥良及修撰孔克表爲之師  
各賜金三十兩曰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爲宰輔卿其勉

之每侍宴以 御製勅訂正嘗訪以治道對曰治道在  
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  
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不消愆憤窒  
愆而已 上善其言一日 上問曰元政寬弛遂致大  
亂朕矯之以嚴有犯必誅顧法數行數犯奈何對曰德  
則逸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  
靖於德矣 上喜曰此吾心也嘗從登內城未幾從容  
顧謂曰朕比來好善惡惡如何對曰人君至公無私則  
好惡自得其當 陛下持衡堅定孔子曰惟仁者能好  
人能惡人 上曰善卽書其語揚于便殿七年長至有

法天道也。臣聞君民一體，故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陛下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民欣欣然，庶幾遂有生之樂。今浙西印平租稅日廣，賦歛之科當尤有可減者。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順人，則存之心者，爲忠厚施之政者，爲寬大而祈天永命之道，不外此矣。上嘉納。洪武二年，修元史，與宋濂爲總裁，官散逸。上汪克寬、胡翰、宋信、陶凱、陳基、趙增、曾魯、高啟、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麓、傅恕、王鏞、傅著、謝徵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拜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坐失朝降國史院編修官。三年，預教

大本堂經明理達義開道召對 殿廷必賜坐從容宴  
語奉使吐蕃尋召還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把匝刺瓦  
爾既至抗言 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  
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亟宜奉版圖歸職方官  
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且夕且至梁王不聽館別  
宰獻日又論曰 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於鋒  
刃今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  
遠屢拒明命龍驤鷁艦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  
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有遺孽自立于沙漠遣使脫服  
至雲南見梁王有一心遣使以因其意梁王持兩

可不決匡公春登楊氏家脫脫開蒲賁梁王不得已出  
公與脫脫欲屈之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  
燔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  
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傍有解者  
脫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生竟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殞  
而大之莫實其處或曰瘞地蕞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也  
年五十二雲南旣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  
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

子紳

紳字仲籍父死府甫十三聰明能文章鞠於伯氏授事

母何盡孝及卒哀毀踰禮未幾終亦沒獨理生產作業  
憂患中傑然負奇志益取經史百氏言窮其浩博會其  
旨歸由暢引之縱橫磅礪出入上下務探擷精英乃已  
潛溪先生一見器之曰吾友其有後乎蜀王尊賢下士  
聞之聘致待以客禮痛父死節鬻徹遺骸未返白其事  
王悼憫之給道里費以行二十九年至雲南訪求不獲  
遂卽其所莫祭仰天號慟幾絕過者爲之洒泣建滇陽  
備哭記志感旣還王慰勞備至建文君卽位給事中徐  
誠御史黃凱薦爲因子博士預修 高皇實錄獻大明  
鏡歌鼓吹曲計二章曰神龍舉曰登赤鯉曰開洪基曰

清江漢曰：韓侂胄曰：播成胡曰：海波平曰：拓國境曰：定  
關陝曰：闢川蜀曰：斷苞苴與方太史友善嘗尊太史爲  
百代儒宗勸著書淑來學太史不應紳哲遂略文藝潛  
心道德建文元年四月紳上言父死節狀且曰：陛下  
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  
事之時先臣之節獲伸之日下翰林議贈公翰林學士  
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實自公始正統六年義烏  
丞劉傑再以請贈如前改謚忠文紳以成化二年卒年  
四十一有繼志齋二十卷子稔

子稔

徐宇叔豐受業方孝孺妻以女方死難徐周旋其間又  
與廖鏞鄭珣等至聚寶門外求道骸歸葬不得卒坐逮  
繫 文皇念其祖死國特宥免且欲用之疾辭還金華  
結屋讀書青巖之下將終身焉徐與童景庸書言痛念  
避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  
幽潛生平始末爲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  
自能默識謹藏或可待特發揚於萬一遂輯方氏遺文  
爲侯城集性至孝初紳痛念父沒每食必斥糠粃祇一  
盞遺志于孫相承閱十百年不變居父母喪盡禮三年  
酒肉未嘗入口學問該博從遊者日衆郡邑交重之禮

爲鄉賓分獻先聖廟疎疎髯貌出必儼然古冠服人  
爭視之曰此王先生也所著有青巖稿聖廟文纂金華  
賢達傳續文章正宗卒年五十九門人私謚曰孝莊先  
生稔子汶舉進士授中書舍人亦辭疾不仕弘治初與  
陳獻章並薦應召道卒

吳公

吳公名雲字友雲宜興人世業儒父仲傑仕元湖南提  
舉雲少有文行爲國子生仕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魏  
國公定元都送至京師除弘文館教書郎二年改渭南  
縣丞有惠政四年召還擢刑部郎中尋遷磨勘司令五

年拜刑部尚書六年出爲湖廣叅政八年坐事被逮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 上召諭曰今天下混一四夷賓服獨雲南一隅未奉正朔殺我使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且傷遠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敢違之第彼恃遠故阻聲教臣奉 陛下威德往告以大義諭以禍福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興師未晚上然之七年遣行會梁王使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軍所獲械送京師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往至沙塘口鐵知院等謀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不免於是說公改易制書共給梁王不從欲

殺之適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令胡服辮髮往見公曰  
朝廷念雲南一方生靈不忍加兵特遣使持勅招降汝  
輩今反欲脅使臣以降邪吾以死自誓終不爲汝屈遂  
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送蜀給孤寺藏之後雲南  
平 朝廷方知公之死適其子散亦以其事來白乃命  
馳驛奉視歸葬骸爲國子生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浙  
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鎮歲久遂占籍焉四子季充歲貢  
交趾遠游知縣弘治中輔臣徐溥言於雲南巡撫王詔  
爲請於朝贈刑部尚書諡忠節與王禕並祀文廟編爲  
二忠嘉靖初姑蘇李應禎往來宜興素知其事及官南

真部以事過湖廣訪其子孫得之至金口墓已犁爲田  
居人莫肯言蓋其家亦貧侵者已久地契與家藏 誌  
命及遺書俱燬於火矣曾孫承宗志高玄孫胤翔家益  
貧不振李爲言於御史唐符奏乞表墓從之歲時改祭  
承宗得官中書舍人

參議王公

子彥達

附土名善

陳敬

公名綱字性常一字德常溫州人第秉常故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議鑒有文武才少與族人元章永嘉高則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之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湖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筮曰云云名世然不克終隲下今能從吾出游乎以母難色道士笑曰俗緣未斷吾固知之刻誠意徵時常造焉謂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

聖異府得志幸勿以世法見累則善矣後劉竟薦公於  
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年已七十齒髮精神  
如少壯 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拜兵部郎中未  
幾朝民弗靖罹廣東叅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蓋在  
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  
民咸叩首服罪回抵增城遇海寇曹真鼓譟突至截舟  
願得爲帥曲論不從叱罵之遂共擁而去賊爲壇坐公  
日羅拜請不已罵亦不紀齋遂遇害時彥達年十六亦  
隨入賊中從旁哭罵求死賊欲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  
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令殺羊葷裏

尸負之而出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痛父以忠死力耕養母粗衣惡食終其身不仕

此王陽明五世祖也王之年諸直言餘姚不及遷徒來歷時有王

名善陳敬

### 王公

王公名名善義烏人洪武元年爲高州府通判四年秋八月寇黨羅子仁劫奪府印逼名善附之名善罵賊不屈執至霞峒新營遂遇害是月己酉也後雷州衛遣千戶黃青領兵擒子仁斬之

陳公名敬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  
部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  
雲南曲靖府幕府尋署劔川州事劔川鄰寇竊發來攻  
州城敵視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敬瞋目大  
罵賞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事聞命有  
司恤其喪

副使經歷熊公

附黃政

公名鼎字伯穎臨川人元末鄉薦入燕就試以議論奇  
棄不取歸主龍溪書院兵亂立柵結民兵自守一郡獨  
完陳友諒屢脅之不應 國朝兵入江西鄧將軍愈問  
其賢索至軍門與論意合大喜咨以兵謀 上至江西  
召見慰勞甚至欲授官以母老固辭留愈府叅軍事母  
憂既葬復徵至京奉 旨偕諸儒據作公子書以訓貴  
戚子弟初平浙西授德清縣丞錢鶴臯反松江聲搖德  
清民皆逃散坐鎮之卒得無患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  
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時 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

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 上擊磬命升辨五音

升對忤旨 上大怒欲寘諸法鼎從容論解之 上曰

升每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  
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 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鼎具言樂之和由

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  
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  
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  
實時新行赦 上怒趨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  
公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公與給事中尹

正進曰 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喪國威 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百致一石民甚苦之鼎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

上悅卽詔罷之明年 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多預聞 上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按察司以爲僉事分部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別部僞官悍將二百人暴如虎狼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

焉以其替俗眩世且名犯 因號奏毀之沒產散其衆  
爲農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扶倡飲有司罷於  
供應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平陽州吏目杜  
乙賊罪事發下鞠同知以下皆服罪獨知州梅謚廷辯  
不已民數百遮門外爭知州無辜將聽之吏白曰今奉  
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再進  
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謫而誅無罪  
人乎釋謚以情聞 上可其奏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  
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一日覽其牒深疑忽  
有青蛙立案上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

寃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  
奏改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既至輒雨民曰此  
熊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  
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州縣官多失廉平陰跡數  
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陞其省副使三年封建  
親王拜晉王右傅治官晉陽坐事左遷大同衛知事五  
年召還授晉府叅軍以尚書授王府再奉 詔兼授秦  
王經明年召還復入王府尋改刑部主事八年授衛經  
歷時朶兒只把雖降尚持兩端上書萬餘言謂西涼岐  
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我

聲援協服鄰邦爲自安計 朝廷宜思制之之道急之則必薦捲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旣成漸致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叅守之則朶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 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濶今不迂也九年徵還次西京府打班驛

朶兒只把把叛六盤之北行以大義切責之遂與中使